



田路上，踏着夕陽霞影，陪着春風走向歸途，生活在鄉村，我的生命像綠野，像藍天，那樣充溢着青春……

「欣雨——」一個聲音，銀鈴似地飛過來。

我止步，朝聲音傳來的方向望去，夕陽照着一身修長的影子，晚風吹着她的長髮。一霎眼，她飄到我身旁。

「欣雨——」一朵笑，綻開在她臉上。

「什麼事，這樣高興？」
她塞給我一封信，潔白的信封沒有貼郵票，沒有寄件人地址，只寫着「給吳欣雨」。字體很熟悉，顯然是她的手筆。我看得出神，心裡在想，裡面——寫些什麼？

一種忍耐不住的欲望，自心湖泛起，我想立刻拆開它。「不要，」她阻止我，臉上却泛起紅雲：「等我走了你再打開。」

「現在不行嗎？」

「不行。」

「為什麼？」

「你總是事事追究理由！」她反問我：「為什麼？」

我隨口答着：「我也不知道。」然後，又注視着她的臉

說：「你這人很奇怪，是嗎？」

「不跟你鬥嘴，我走了！」

我拉住她的小手：「慢點，有話問你。」

「不要這樣，人家看見——」她掙脫我的手。

「你害怕我？」

「也許是的。」她的聲音很輕，很清脆。

我心頭突然覺得不安，說不出那是一種什麼情緒。

「為什麼？」我痛苦地問。

她默默無言。我再度拉起她的小手，她沒有掙開，沈靜的望着我，眼光裡含蓄着一種謎樣的情意。她讓我緊緊握住

她的手，好久，沒有說一句話。

夕陽照在她秀麗的臉上，眉梢上掛着一串微細的喜意。

眼睛像湖水，深極了，湖上永遠泛起一陣陣地輕霧。高高的

鼻子，直得像一坐山峯。頑強的嘴角這時浮起神秘的笑意，

她是那樣難以了解。

遠遠地，有人從田路那方走過來，而影有點像阿川伯——

她的叔父。走近時，果然是他。

「我走了！」一陣西風，吹着她的長髮，背影漸漸消失

。這時，夕陽已西下，田野一片清靜。
阿川伯從另一條田路走去，偶而回頭望了望我。

二

拆開信封，取出信箋，她這樣寫着：「欣雨：今晚八點在石橋等我。」石橋在村南，是個清靜的地方。那裡有青溪流水，有小橋石子路。夜色很美。我很早就來此等候，八點過了，不見她來，站在橋頭我引頸盼望。

「吳欣雨——」有人叫我，是女人的聲音，很陌生。

「是誰？」

「我，」一個女人應聲出現了，她說：「吳欣雨，黃霞不能來了。」

「你是秀勤姐？」我和黃霞都這樣稱呼她，因為她比我們大兩歲，我追問：「黃霞她——」

「她要我告訴你：不要再等她。」

秀勤姐在前，我在後，踏着夜色走上小路；我猜測着：「黃霞一定發生了什麼事。」

「你想是什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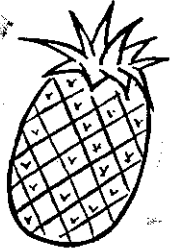
——如果真心愛我，我們一起走吧！——

唯一美國原裝進口登記農藥

美國鳳梨農場一致採用最神效之
促進鳳梨果實生長植物荷爾蒙

農林廳農藥登記證第2344號

鳳梨多旺
(アナトン)



ANATON 98
SNA 98%

增大果實，提高品質，
增加收成30%

說明書樣品 函索即寄

台灣總代理：**大三晃貿易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公路17巷4號 TEL.36208
現貨供應處：全省各大農藥行

「否則，她不會失約的。」
「你們約會許多次了吧？」秀勤
姐停步，回首問我。

「過去從來沒有。」
「那要算是初約了？」
「是的。」走着，我一面想：黃
霞為什麼要約會我，却又為什麼不來
見我，叫我空等。

「欣雨，她不來，你怨她嗎？」
「你想，我該怨她？」秀勤姐沒
有說話，我固執地追問：「秀勤姐，
告訴我，黃霞為什麼不來？」

「你一定要知道？」
夜風吹起一股泥土味，秀勤姐停
下脚步，輕輕地嘆氣。我意識到不幸
的事即將發生。

「黃霞沒有失約，她就是——不
能出來。」
「我不明白！」

「你當然不明白：黃霞被阿川伯
害了。她被關在家裡。」

「阿川伯？」
就是她的叔父，那人心腸壞，跟
黃霞的爸造謠，說你跟黃霞計畫私奔
。「秀勤忽然換了一種口氣：「欣雨
，真的有這種事嗎？」
「那是沒有的事，阿川伯冤枉我
們了。」

「可是，」秀勤停了一下，似乎
有說不出的苦衷，最後才說：「黃霞
自己却向她爸承認了。」

「——天！」

三

村子裡，流傳着我跟黃霞私奔失
敗的謠言，這根本是一件莫明其妙
的事；想不到，流言傳播得如此迅速。

我為黃霞的名譽耽心，想不透她，為
什麼要妄自承認呢？

夜已經很深，有人敲我家的門。
開門一看，竟然是黃霞。一身旅行裝
束，手裡提著皮箱，閃入屋裡急忙把
門關上。我心裡有許多話想說，却不
知道從何說起。

「欣雨！」黃霞突然叫了我一聲
，伏在我胸前，哭了。她的淚水從兩
頰間順落下來，一顆顆情淚，落在我
心湖上。

這突然發生的事，很使我驚悼失
措，更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才好。可是
，我不能看著她流淚，取出毛巾為她
拭去頰上和睫下的淚痕。

「怎麼哭了，」我問：「是不是
因為我們的事？」

她點了點頭。我又說：「秀勤姐
把情形告訴我了。黃霞，你為什麼要
那樣做，那會害你一輩子的！」

她淚眼望我，緘默着。我接着說
。「私奔，你怎麼可以承認？」

「我不但承認，還要行動！」黃
霞激動起來：「欣雨，你有勇氣和我
一道走嗎？」

「可是，我們的事業，前途？」
「讓我們共同去建立！」

「那又何必私奔？」我說：「我
可以堂堂正正地結婚。」

「你以為那樣簡單？」
「至少，我相信可以商量的。」

「相信自己吧，其他都不可靠。
一句話，願不願意走，今晚？」

「我不能那樣做。」
「你怕？」

「不。」
「你不愛我？」

「那樣會害你一輩子。」

「一句話：你不要不要我？」
「你叫我怎麼回答你呢？」

「一定要回答！」
我猶疑不決，不知道說什麼好。
黃霞推開我，提起行李，走出門
外。她又回頭說：「如果真心愛我，
我們一起走吧！」

千萬言語，無從說起。終於，黃
霞走了。

過幾天，秀勤姐告訴我：黃霞跟
一個中年商人到城市去，不久就舉行
婚禮。這件事，對我是很意外的。我
不明白，黃霞為何要提議私奔，為什
麼又堅決的離開我。嫁給商人，她會
感到幸福嗎？

秀勤姐表示很惋惜：「如果你和
黃霞一起走，也許會好些。」

「我不明白她為什麼要那樣。」
「是她爸爸逼迫的，當然她不願
意。」

「那麼，她怎會眼……」
我的話未完，秀勤姐打斷：「半
夜約你私奔，你為什麼拒絕她？」

「為了她的幸福和名譽。」
「你沒有想到：這樣反而害了她
？」

本來，我是想取得黃霞父親的諒
解後，再決定和黃霞訂婚，沒有想到
變化這麼快。我沒有跟黃霞一起走，
她却跟別人走了。是我害了她，還是
她害了我？

黃霞走了，我心裡多了一層苦惱
，日日夜夜，我為她祝福，希望她能
够快樂地生活。

保佑黃霞吧，她是純潔的。
夜裡，我無聲地呼喚，無夢地睡
去。白天，醒來依然空茫，心靈上刻
畫了一道傷痕。(完)